

我又开始矫情了

王大米 2020-07-30
00:05

今天下雨了，虽然公司几乎一整面墙都是窗，但我也是到了同事回家的时候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下了场雨。

回家的路上车开得飞快，刚从路口走开，一辆车就触不及防地转方向盘过来，我想那辆车的速度，可以把我肚子里的肠子都撞飞吧。那样，今天那个没有善待我的人可能会些微感到伤心。然而也许不会有，所以我要小心走路才行。

没有在广州的时候，广州在我这里是抽象的，寂静的大街，大清早陌生人一句早，轻飘飘的微笑和悠闲。在广州的时候，这座城市是具体的公交车，冷气很足的地铁，天桥下走不近的黑路和看不到月亮的租房。

也许看到“广汕一路”这个路名的时候，我应该有所感觉，那是一个小家乡。菜市场、路边的摊贩随意一句，“爱地该”？可能是分辨出我的潮汕五官，也可能是对这个片区下意识的家乡认同。楼下一间差不多十平米的小铺面里，放着熟悉的缝纫机和一堆带着针线头的黑毛衣，对面餐馆小炒也跟母亲的饭菜没有区别。

但是这里和闲散的家乡是不一样的，所有人都是店主、摊主，积极谋生，精明能干，小店铺一间紧挨一间，晚间大排档吊着彩灯，等到黎明的时候，店主才关了煤气炉，蹲在地上刷洗食客留下的盘子。常在家听说，“那个人在广州上开白粥店”“那个人在广州卖咸菜”，如此种种，清瘦中个的乡人辗转来去，在这个背靠火炉山，酷似家乡山水的地方找到了依托。我常常中午出门，经过路边的榕树下，两个理发师傅用绳子把一面方镜掉在树上，等候他们的客人来理发，奇怪，竟然都有顾客。那户路边的人家总爱在外面吃午饭，男人赤裸上身，桌子上放着各式的菜，电饭煲只能挤在没人坐的椅子上。

出门买水果，同事从楼上看到我，他说，你怎么也住这里。我一个月前就跟他说我们住的地方很近，他仿佛没听进去一样。我习惯早到，下班也是即刻走，休息日风风火火地忙着我的事情，根本见不到我们这位没事干就宅在家里的同事。就跟这个地方一样，家乡的幻想后面，则是每一个人关上门各自不同的世界。

远看好像还行

上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需要坐着。看书也要坐着，但是我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。刚到公司的时候，人力这样说，我们这里上班都是很自由的，你们看，我们的工位是这种大家都能看到的，完全透明公开的，大家都坐一样的位置，很平等。我在心里暗想，那样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被看到，这像是一个全景敞视监狱的雏形，而且墙体主要是灰色，任何一个人起身都能被看到。

平时我一个小时左右就会站起来走动，工作的时候显得更为漫长，我基本上是觉得臀部再没有地方可以换着坐才起身，因为我的同事们好像不怎么喝水，不怎么上厕所的样子。我频繁地走动，跟自己说，每天喝够两升水和上厕所，这应该是人的正常生理需求吧。

朋友在票圈发了一首生祥乐队的歌，熟悉的唢呐前奏吹起，想起庆典和葬礼，林生祥是在台湾的客家人，我听他的声音，想到家乡清瘦的喉结，熟悉的他乡言语慢悠悠地，讲着悲涩的努力和奋斗。